

小 器

…………… 鄭博元 ……………

我是在整理文物的時候，才注意到小利的氣沒有了。

庫房裡只有我一個人，外頭的聲音進不來，只有紙箱與泡綿的摩擦，以及陶片放置於桌面上冷淡的聲音。整個上午，我都在庫房裡，取出下一季規劃展出的文物，確認它們的外觀保存，以及與檔案敘述的相符程度。當我將文物依照形狀放回泡棉墊上，準備蓋上紙箱時，庫房的空氣像是被擾動一樣。念頭從腦袋裡浮起，我想到昨天小利離開的時候，一次也沒有回頭。我放下手中的陶片。

我沒有特別注意昨天晚上，小利是否有與我很靠近的時刻。地下街各種食物都冒著煙，彷彿烽火，我們卻都沒有意識到。小利點的韓式煲鍋在我們之間，隔著煙氣的小利被刷上一層汽化的透明色。我的番茄義大利麵的味道並不明顯，還混入了泡菜的酸味。

也許是即將收假的緣故，我們吃什麼都開心不起來。

後來沿途逛了飾品、日系眼鏡、雨鞋和書店，小利與我都沒有牽手。我們保持一段接近但不親密的距離，直到了路口，我走往站牌等公車，他則右轉去牽機車。

一點味道也沒有，我卻現在才發現。我好像跟一個假的小利度過了整個晚上。回到家後，我睡睡醒醒，才要睡著時鬧鐘就響了。房間很悶，出門前我開了定時除濕。在辦公室裡我昏沉了大半個早上，午餐後我沒有告知學姊，就到庫房待著。

撫摸陶片，感覺到繩紋粗礪的觸感，讓我比較能集中精神。小利身上的香，是交往一陣子之後才冒出來的。他那時富有耐心，都會陪著我搭乘公車，搖晃地回到市區邊郊的住處。感情的初始，我總是無法太快習慣，一個我以外的人與我太過接近，但是坐在公車上的時候，他的身體釋放出的氣味很好聞。沒多久，我就能夠接受與他的肩膀相倚著。後來，我從五公尺外就能知道小利在附近，不只是從他行走時特別拖遲的步伐、擤鼻涕的聲音；更多時候，那是一種難以描述的溫意遠遠地靠近。我能感覺到周圍的氣氛在不明原因下忽然變得暖和一點，接下來就能嗅到小利的味道，挪移前進，躁動在空氣裡。之後，小利就會瞇著他的狐狸一般的小眼睛向我揮手。

陶片上的紋理，粗細與形狀都不同。格紋、條紋或是羽狀的紋路，摸起來很紓壓。庫房裡只有我一人時，我會嘗試將不同編號但是色調或紋路相近的陶片拼接，想像陶罐原本的形狀。困難在於，碎片未必來自同一平

面，也常常不是對稱的幾何形式。我會將陶片散在工作檯上，然後挪移彼此的相對位置。幸運的話，陶片之間會在空氣中產生微小的震動，接著試著摸索他們在千年之前的聯繫。當我精神集中的時候，就有可能牽起來。時常只差一步之遙，陶片之間的張力也會忽然跑掉。有一次我幾乎能夠確定，兩種被定調為不同遺址的陶片其實來自同一原件，然而空氣中的引力瞬間又消失了。

這個秘密的遊戲，會令我想起小利。我並不是嗅到他的氣味才跟他在一起，而是始於我們之間的某種連動。他駝背、瘦長，膝蓋特別地突出，走起路來不太協調，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，但是卻讓我的內心不時受到他的牽動。交往之後，他溫柔、陰鬱與缺乏自信的氣味才流出，那是平常表層皮膚阻擋著的。

我將可疑的陶片編號記錄在小本子上，寫下不只一種推測後收進背包裡。我沒有走上學者或修復師的路，只是常想東想西。沒有人知道我在庫房裡拼組文物，甚至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歸檔，並修正館藏資料。我警惕自己必須極其小心，不能因為好奇心而傷害古物。但太過想要保護文物時，我對於它們的感受能力會下降，因此我得抱持著輕鬆又全神貫注的心態，親近這些文物。它們畢竟並不屬於我，即使我十分地寶愛它們，我也從來沒有想要擁有它們，這是條界限。如果它們與我有了從屬關係，也許就不會那麼有意思了。

外頭門禁嘩地一聲響起，我迅速將陶片從高舉的空

中放回桌面，手在鍵盤上飛速地打字。我時常背對著門口練習，急促的腳步與刻意地收力推門方式，那麼是了。學姊並沒有問我專案草稿擬定的進度，或是問我在做些什麼，只拿了掛在椅背的薄外套後推開鐵門出去。我沒回頭，還是知道她斜眼掃視了我的桌面。

學姊離開後，我才想起進來庫房時，空氣跟平常不同。

我在筆記本做了記號，將陶片按照取出的順序放回泡棉墊上，蓋上紙箱歸位後，我關上庫房的燈，回到辦公室。

希望是我遲鈍了，而不是小利的問題。

小利身上的味道，我想了很久，那是種像小寶寶一樣的奶味。平常會濃重地附著在衣服上，甚至比他本人還要強烈。我幾度懷疑也許不是小利的味道，而是他所用的特殊洗衣精芳香。由於富有實驗精神，我將他的衣物放入我的洗衣機，在他來住時給他穿。隔天，那件短袖上都是小利的味道了。不同時候，小利身上的味道濃度也有差，在陰雨天時特別好聞。我告訴小利他身上很香，他笑了，說從沒聽說這回事。他覺得這是一種「愛是盲目的」的鐵證。我不理他，偶爾會想，要是有一天小利身上再也沒有那股氣味，我也許就沒辦法陪在他身邊了吧。

回到辦公室後，從抽屜拿出手機，發現小利整天都沒有傳訊息給我。我點了貼圖發送，開始回廠商的信件。

但是心思不在專案上，頻頻看手機的通知。窗外下起綿綿細雨，我又想躲回乾燥的庫房。手機在庫房內接收不到任何訊號，也沒有 Wi-Fi，反而令人安心。兩個鐘頭之後，小利還是沒有回覆，我感到焦慮，希望他沒事，沒有因為什麼事情獨自生起悶氣。

辦公室混雜著同事們中午便當的味道，她們懶得丟便當盒或塑膠袋，放任筍乾或油豆腐的味道殘留。油膩突破我的口罩進來，我決定到庫房裡避避。鐵門不僅防火防盜，也氣密加厚，雙層門的設計區隔了內外的空氣，我時常有種錯覺，當世界末日來臨那天，我會毫不猶豫地躲進博物館庫房，就這麼跟史前文物進入下一紀元。但事實上，庫房的平靜與安穩仰賴的是大量的電力，一旦斷電只會灰飛煙滅。

到那時候，我會讓小利也進來，他才是世界上最值得保存的美好味道。我希望他會在，而且氣味與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一樣。昨天的我可能鼻塞了，或只是天氣太冷，使我不太靈敏。

一直到晚上，小利都沒讀訊息。

＊

咪咪的簡訊傳來的時候，我剛從庫房出來，正要到樓下洗手。手環震動，跳出陌生簡訊，我才發現手機在大衣口袋裡。通常我們不會帶手機進庫房，因為訊號會

被阻擋。而我也習慣上班時關閉小利以外的社群通知。

收到咪咪的訊息令我意外，分開的時候，我已經封鎖了她所有的帳號，也切斷陌生訊息傳來的可能。我想知道哪裡出了錯，但我還不能伸手拿手機。

手上沾黏的粉塵，隨著水流進下水道。文物每一回被觸碰，就會少掉一點。洗手時偶爾會有些感傷，我不敢肯定每一次取出文物都是有意義的觸碰。這時我會聽到小利的聲音說，想太多了。他常常勸我，不要去想，會比較好過一點。

我跟咪咪約在博物館附近的連鎖咖啡廳。她提了一個袋子，裡頭裝的是鞋盒。我們尷尬地問候，她在多年後來到臺北工作，想到了我，順便帶了以前的東西還我。

「不用打開沒關係，給我就好」，我說。

她低下頭，硬是打開了紙箱後看了一眼，然後才再蓋上，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把你約出來，還你這些」，她講話的方式，會讓我誤以為她收起從前的鋒芒了，「這都是你手作很久的。」

咪咪只是想要看我拿出那些信時，臉上露出難受的表情而已。

「後來的同學會，你有去嗎？」

「開始實習之後，就一直沒時間。」一想到要向同學解釋我們的分手，我就想逃走。

咪咪一直試圖把話題帶回到高中。那是我們人生中少數長時間的女孩子的世界，那些受人崇拜球隊的學姊，

總是以褲裝出現、頂著短髮、無畏教官威脅，能夠獲得球隊學姊青睞的學妹，常常是長髮，有時會上一點妝。咪咪就是那樣的學姊，而我是一個例外。咪咪和我在一起之後，我才被班上的一些人記得。除了讀書以外，各方面都不突出，也不擅長交際，我在班上總是沈默。不知從何開始，學姊會在排球場上盯著我看，後來找上我聊天，甚至爬牆到外面買手搖杯來我的班上；從那之後，人們看我的眼光不同，也開始聽見一些壞話。但整體上仍是好的，那是並不算好看、也不熱衷班上事務的我，第一次感覺到有人與我接近的感覺。

咪咪從袋子裡拿出上面印有三葉草的寶藍色鞋盒。爲了更靠近她，我也買了跟她一樣的鞋子，那是我的第一雙名牌鞋，但不是我喜歡的款式。我仍然很珍惜。刷洗了很多次，也帶去大學穿，直到鞋底完全磨平，還放在櫃子裡很久才丟掉。

拿到紙盒，我就想走了。咪咪看起來還想繼續聊。她癢了癢嘴，用有點怪責的眼神看我。她告訴我，幾年前聽到我跟男生交往時還並不相信。一整天感到昏沈，食不下嚥。她的聲音有點震顫，「我那時覺得你很自私」，她說這樣子等同於抹消了我們在一起的兩年。

我沒料到，她會這麼快就講到從前。我喝著咖啡但不與她的眼神交集，思考要如何處理那些紙條與卡片。當時的我懷著報答的心態，加上擅長美術勞作，我會花一個晚上模仿手作書上的步驟，來回剪紙黏貼，製作出

拉開機關便能立體成型的聖誕樹，或是一抽出繩子，迷你形狀的咪咪就會將排球擊出給我。咪咪理所當然地收下，從不讚許。我也是愛面子的人，做得更頻繁，經常光顧書店到店員都認得我。

咪咪講話的時候，敏達傳來訊息。突然的分心讓我有種得救的換氣感。爲了禮貌，我將手機翻到背面覆蓋，知道訊息仍不斷從桌面下湧出令人安心。不管敏達這次推了哪個劇情老梗的動漫，我都會努力追完。我想到敏達就想笑，他會狂熱地追逐所有他在意的事，但是又能瞬間把它們丟進垃圾桶。我跟敏達不聊太多世俗的事情，我們只停留在二次元的世界，但是如果我問他，他大概會建議我不要赴約，不用爲了拿回感情的遺物而勉強自己。

不只是爲了手作的卡片，我還想要確認一些其他的什麼。

咪咪的頭髮變長了，但其他的都沒變。行進的時候，因爲緊張我只敢直視著前方，聽她說話，偶爾才看著她點頭微笑。我們從來沒有一起走在有捷運的地方，這讓我的身體感覺與以前的記憶不協調。

我不敢聞。高中時咪咪身上沒有什麼味道，在校園外她會擦上一種讓我有點窒息的香水，現在想來可能是柑橘調。我跟她說，我喜歡你的味道。我以爲講久了我就習慣。我猜測咪咪也不喜歡她的香水，因爲她擁有與我對氣味的喜好有種相似度。我們常常在路上皺著眉頭交換眼神，意思是「天啊那個男的好臭」，然後笑著逃離

現場。那是我覺得最靠近她的時刻。

洗完澡之後，小利打來語音，卻不說話。我在房間裡，日光燈昏暗，身體悶熱。除濕機顯示濕度是 71%，我將手機擴音，放在書桌上，自己則是隔了一段距離，坐在床上靠牆的角落。

「爲什麼不理我？」小利的口氣不好。

「我沒有不理你。」

「你在生氣嗎？」

「沒有，你才都沒回我」

小利問我是否不知道他在忙，我也不高興，不想回答。交往一陣子之後，小利開始脾氣不好。他周邊的氣團鼓脹，但停滯著無法流動，他開始找事情質問我。我理解他上個月被主管提醒，頭一次領導一個小組，很怕東西做不出來。

「不能更體諒對方一點嗎？」我沒說話，離得很遠但是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凌厲的氣流朝著我衝來。我哭了，不想要小利對我咆哮。我從枕頭旁邊拿起他的棉質背心吸，眼淚也沾上去。這件小利的味道已經淡了，但還是很香。

小利沒辦法克制從全身湧出的憤怒。這時候我會找個地方躲起來。他用各種社交軟體發來訊息，字是空的，只有滿滿的他難以處理的怒氣。

讓我最害怕的一次，小利是對著機車生氣。他住的地方離我很遠，他光是從博物館騎回去也要很久。那天

他答應載我回家，我們都很高興。但是他的車被卡住，龍頭繞不過隔壁機車的把手。小利抱怨那輛機車硬鑽，貼著他的車，龍頭鎖著不讓移動。機車上方的冷氣壓縮機，不斷旋出熱氣吐在我和小利的臉上。小利移動對方的車，卻使它角度更斜而卡住。小利周邊的氣憤怒地脹大，他汗流浹背，機車仍然在原地，他忽然使出蠻勁硬拉，拔出來的時候，機車和他都倒在地上。後照鏡斷裂，他用腳踹機車，一次又一次。那裡的氣，一靠近就會被彈開。

電話裡的小利也糊成一團，房間裡的空氣重重地壓在我身上。我將臉埋進小利其他的衣服，但只剩背心還有味道。

聽到我抽泣的聲音，小利才軟了下來。掛掉電話之後，我就睡著。在鬧鈴響之前醒來，全身都水腫，像是漂浮在床上。手機亮著小利長長的道歉訊息。

晚上見面時，小利就抱我了。我有點高興，但感覺還沒有回來，就沒有伸出手給他牽。從捷運走到路面上，他不斷開新話題，問我喜歡日式湯咖哩還是印度咖哩，又假設，如果地球上有一種生物徹底不見，我希望是什麼；後來，他談到我們博物館的特展，但其實他一次也沒來看過展，只是憑中學課本的印象說說。

小利突然對那些史前陶壺展現出莫名的興致，使我提不起勁，並不太回答。他摟著我，對我笑，說我講得很好。

但是走到餐廳的時候，他有點不開心了。

「你什麼都不想講，對吧？」

我告訴他，這些話題不像是自然而然的聊天，比較像填充空白。

小利的臉漲紅，他義正嚴詞地告訴我，他真的對陶壺很有興趣。

我們走進巷子裡，小利忽然說他不餓了，想去旁邊的公園。我在餐廳外等位子。小利的優點是不說狠話，他知道過度的言語，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，但他的怒氣，都不用等到講出來。

我看著小利一步步走向鄰里公園。

隔了半晌我才看見，小利背對著我時，飄出氣息。雖然視線被盆栽阻擋，從枝條縫隙中還是能感覺到他。小利在樹下，臉上映著手機的白藍光線。不規則的橢圓狀氣團，使我看到被遮蔽的小利。剛剛的我還看不到。

我的情緒已經過去，傳訊息給小利。希望他等下好了，自己走過來，他拖遲著腳步行走時，會傳來他身體像是嬰孩一樣的味道，一點點也好。然後我們再一起重新排進隊伍的底端。

＊

學姊與我分享出差時買的曲奇餅乾，鐵蓋一開，巧克力的味道就流出來。餅乾表面紋路的立體感，沒有為

了口感的酥脆而犧牲，反而線條清晰。我欣賞這種製作的精神，當手指置於餅乾體上，它仍保持原本線條的紋路，入口也能順從地化開。

學姊離我很近，但她沒有發覺。我克制自己，只要往後挪一點點就好。另一個同事也走了過來，我一邊聽她們聊天，用面紙擦拭指頭。因為想洗掉殘留的油膩，我的腳不自覺地踏步。

小利常勸我不要太敏感，就是這個時候吧。

我知道自己無法跟感覺妥協，由於太習慣乾淨，我在考古實習裡吃盡苦頭。在艷陽下把坑洞的土淘開，就算隔著手套，濕軟的土石沾附在手上的感覺仍然讓我不適應。無論怎麼防護，細小的砂石都還是會滲進靴子與手套裡。我無法忍受手掌的麻癢感，那次之後，我就知道自己無法再做下去。

學姊使了個眼色，示意我們往前靠一些，音量降低。我往前但不讓自己太接近，我的聽力很好。但是學姊的嘴巴直接附在我跟同事的耳側。

學姊講到興頭上，打斷不好。因為耳道被吐進溫熱的溼空氣，我忍了一下，才告訴學姊想到急事要處理，然後隨便抽了桌上的資料夾就走。

拉開門前，我聽到學姊用氣音說，學妹有點貓膩。

一進到庫房，小利的氣息就襲向我。那是小利躺在我身邊的氣味，很好聞。這是記憶中的味道，不是真的，但是一直想的話，它就存在。和好的那天晚上，小利身

上的氣味，源源不絕地散發出來。他沾到床就睡著了，而他體內的細胞粒線體正按部就班地勞動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什麼都不做。空氣裡都是小利的氣，他不在這裡，卻好像在。那次的爭吵之後，我思考了與小利的關係。呼吸著小利的味道，是我所能夠感覺到最接近戀愛的樣子。也許每個人不同，像小利永遠無法辨認出，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身上的白麝香；但小利仍然宣稱喜歡我，他會茫然無知地說，就是喜歡。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喜歡我，他也說我很香，但我身上香水對他來說都一樣，聞過就忘。

小利喜歡的究竟是什麼？我忽然有種奇怪的想法，也許我在小利眼中只是一個要好的朋友。他在園區的工作非常累，也沒什麼朋友，下班後就打電話給我，而假日總是找我去網美餐廳拍照。小利常常寂寞，我想。他毫不諱言地說，我們是情侶，也是可以聊心事的朋友。但其實小利並不是我會結交的朋友類型，而他並不知道。

我踩上階梯凳，從架子將紙箱抱下來。這些紙盒是我們依照文物的形狀，和收藏的需求切割出來的。打開紙盒蓋時，我沒有直接取出文物，而是停頓一下，讓盒內空氣與庫房裡的空氣交互流動。等文物準備好了，才會呼喚它們，我為區別不同編號而幫它們起的名字，然後先用小指觸碰，使它們輕輕適應我的溫度。

檢查陶罐的描述，與實體文物上的不同，我發現損傷原因可能是泡棉裁得太短，沒有將它固定好。我一邊

撫摸著陶罐在罐口處的裂痕，一邊說些安慰的話。我記得收藏它的保存盒，是我剛到職時在工作坊裡向學姊學做的，先畫草圖，再從大面積的無酸紙板切割出所需要的部分。是我的問題。

裁好新的泡棉條，黏在紙盒兩側相對的位置。下面墊著新摺的無酸紙球，我將它雙手捧起，塞進與它形狀相符的盒裡。調整好罐子的位置，身上的貝印紋路擺正之後，變得很好看。我說，好好休息，然後將紙盒蓋上。

寒流來了，我希望小利來住。但是他太怕冷，不想從寒風中騎車過來。我提議幫他付 Uber 的錢，他才同意。想到晚上就能沈浸在小利的懷裡，走起路時都是用跳的。我想把每個熟悉的陶罐都拿出來檢視一番，跟他們說說話，後來才忍住了，今天的空氣太冷。

我想跟小利住在一起，畢業後我看了很多兩人住的房子，但小利總是不願正面回答。我等他也畢業，又問了一次。那時候我們剛好起了爭執，他說我太敏感，住在一起會很麻煩。我好多天都沒辦法走出難過的感覺。小利跟我道歉，但是我知道他是為講出實話而道歉，從那時候開始我練習不要想太多，我偶爾允許小利沒洗澡就坐在我的床上，或是沒刷牙時與我親吻。

第一次跟小利睡覺，竟然意外地容易，我從來沒有讓一個人，靠近著我那麼久，就連咪咪也沒有。除了怕被別人看到，使她丟臉；也因為靠近的時候會頻繁感覺到刺激，我得耗費很多力氣壓抑。只有小利，我知道他

的氣息在我身邊，但並不構成威脅。我的界線變得遲鈍，他能夠模模糊糊地就混了進來。

咪咪的訊息傳來，我都不想點開。我考慮跟小利說咪咪的事，但是爲了避免激起他一些奇怪的興奮感，我只會簡單講咪咪想與我「做回朋友」這件事，以及這個想法的不合理在於，我跟咪咪本來就不是朋友。

結果小利還是騎車過來，他穿了三件長袖，包了圍巾，外套之外還穿了羽絨衣。除了臉，沒有一寸皮膚露出。空氣很嚴寒，即便嗅覺靈敏，什麼東西聞著也是凍著的。他說，「我對你好不好」，我點點頭。

進到房間前，我希望只是一路的風把小利的氣味吹散了。

小利在床邊的地上打遊戲，我倚在他身上，腳併攏地縮像身體。第一局結束時，他在耳機裡與隊友聊天，我跟他借來左手捧著，很暖和，並且將他不自覺內收的手指扳開，握著摩挲，沒多久小利的手就開始紅漲。我輕輕揉捏它，從虎口、掌心、指節到指尖，它才變得柔軟、富有彈性。有次我發現它能夠往後凹折幾乎平行地面而不疼，就連小利也感到驚訝。

小利抽回手，下一局開始了。幾秒後，我發現我的臉垮了下來，竟然想奪回他的手。意識到自己的念頭，我想笑，但我改想別的事情。小利呼叫隊友掩護他。他低著頭，駝背。我有點茫然，小利就在我旁邊，但好像就只是身體而已。

我盯著他乾燥粗糙的指節，他並沒有塗抹我給他的護手霜，手指與掌的交接處長了厚厚的繭。這樣的手不是我想要的小利的手。

手機在遠處震動。我知道會是誰，但還是起身去看，咪咪改了暱稱，她的頭貼換成了黑色的字。我幾乎遺忘她在大腿的刺青。手機塞進書桌抽屜，我躲回小利旁邊。書桌一波一波地震響，也從地板傳過來。我的臉埋進小利懷裡，他說了些話，但不是對我講。

我想把他全身的氣味都抽進鼻腔。

＊

半夜，我被吵醒。小利在叫，也許是棉被沒有裹緊，讓寒氣進入被窩。天氣冷又壓力大時，他容易做惡夢。

我踢他一下，再一下，都沒有反應。我睜開眼睛。黑暗裡傳來他的哀嚎，棉被已經踢開，他背對我側向右邊，雙腳晃動。我轉過身，伸出手拍他的肩。他沒有反應，我知道他還困在裡頭，我得用比較大的力氣，握著他大臂往復推拉。但我暫停了動作，也許可以等等。

小利的身體好像被某種無形的東西，從各種角度擠壓，房間很暗。

等了一下子，我還是搖醒了他。

雙眼圓睜，急促地喘氣。空氣裡都是小利的冷汗。我下床，腳貼著冰冷的地板，在大致的位置摸到除濕機，

按下強力鍵。亮起的濕度是 82%，機器運轉的聲音馬上壓過了小利的呼吸。平躺回床上後，我聞到許久不見的味道。

明天還得上班。我閉著眼睛，卻感覺到小利的身體輪廓。小利濃厚的氣息讓我情緒安定，但是一會兒我發現，氣味裡摻雜了憤怒與恐懼。

很久之前小利讓我感覺到相似的感覺，是他描述初戀往事的時候。他說國中最後一年的時候，喜歡的女生忽然變了，不再跟他借外套披著，也不會在下課時坐在他的位置上。他懷疑她喜歡上了別人。描述的時候，小利沉浸在那個時空裡，並沒有看著我。他說那天是陰天，她側著坐來他的對面，擔心地望著他。小利將筆袋裡每一支 uni 的 0.38 水性筆，掀開筆蓋朝向地面，然後鬆開指頭。筆尖自由落體般撞擊磨石子地板，尖頭被摔破。我要小利別再說，但他停不下來。那個女生後來蹲著哀求小利，並俯身撿起筆身與飛散的鋼珠筆尖。聽完這件事，當我做起壞夢時，掌心也會不時出現這種被筆頭輕輕刺著的感覺。

隔天，小利像沒事一樣。不記得半夜被我搖醒。他又回復到清潔溜溜的樣子，無色無味。

門禁高音響起，我匆忙挪動身體。有人推門進來，我假裝在比對資料，避免與來者聊起天。學姊問我吃了嗎，提醒我午休已經快要結束了。

我說，還不太餓。

學姊問我是否認是那個常來看展的女生，高高的、短頭髮。我搖頭表示不清楚。學姊說，她幾乎每幾天就來看展，不時向顧展的學妹問東問西。學姊用氣音說，「她在打聽你的事情」。明明庫房裡只有我們兩人。

學姊用意味深長的眼神看我，彷彿在審判。然後上下打量我手上的陶片，才了門出去。學姊走了之後，我還是不斷聽見她的氣音迴盪。

咪咪恨我，我北上念書的時候，她很捨不得。她說，你應該一下就愛上新朋友了吧。我在頭一個週末就回來了，沒有參加系上活動，也錯過社團展覽，爲了證明我不是那種不知感恩的人。她從重考班走出來，一點也不像在球場上殺球的學姊。她沒有問起新生訓練或是系上迎新，我們吃著冷壽司，還是她請客。她抱怨要是沒有整天練球，成績一定比我更好。我才發現她顛倒了因果，球場的光環其實是她逃避大考的方式。一次回臺北前，她把我拉到廁所，露出大腿上的刺青，是個余。後來，因爲課業跟營隊活動太重，我好幾週都沒回去。她連按幾百則貼圖，都是一個女生鼓著腮幫子，吐出兩團憤怒的氣。回去安撫道歉完，在月台上，如果她把我推下去，我可能也不會感到意外。在校園裡，我總是提防周圍；上完課就走，不敢在系館逗留。

有風。

鐵門是緊閉著的，我回頭確認。鐵門外另一扇防盜門，沒在三秒內帶上，會發出高頻的警示音。庫房沒有

窗戶，也沒有另外的出口。

然而，我的確察覺到風。起身，庫房的門與門框、門檻都是氣密的，但當我將耳朵貼在門的縫隙聽，竟然仍有很細的、氣體分子移動的感覺。

我看向架子上的紙箱，擔心他們會受到水分與氣流的影響。我一直誤以為庫房裡的世界永遠是均值的，溫度 18、相對濕度 55%，陶器、玉飾、貝殼才能在千百年以後完好如初。

以極輕的力道，將陶片一次一片地收進紙箱。他們在二十一世紀的空氣中緩慢地移動，沾染霧霾、暖化氣體與我們口袋裡的電磁波。用紙球固定之後，我將他們放回層架上。

小利來訊說要加班，沒辦法找我。

我沒有辦法遵照學姊指示的，出去跟咪咪把事情講清楚。我傳訊息跟小利說，咪咪在外面等我，她準備盤問我，為何兩週不讀她的訊息也沒回電。等到同事都打卡離開了，小利仍然沒有回覆我。我撥了小利的電話，直到第三次才接通。是一個女聲接的，她稱小利正在開會，目前不方便接聽，但可以為我留話。我說知道了，謝謝妳，迅速掛斷。

如果小利給我建議，可能會說我太敏感，別想太多就對了。

我點開與敏達的對話框，想請他來陪我。我們的訊息都是漫畫新番的消息，其他什麼都沒有，好快樂。流

完眼淚之後，我跳出敏達的聊天室。想到我們期待的 BL 動畫要翻拍電影了，一個黑社會為故事背景的漫畫，是敏達推我入坑的。黑道少主跟保鏢的虐戀，小利根本不會有興趣。

我鎖上門，走過庫房後下樓。推開博物館大門時，冷空氣撲面而來。我還沒看過這裡天色完全暗去的時候。路燈沒電了，我咬著牙走出去。

手機關機之後，我鎖上屋子裡所有窗戶，拉密窗簾的細縫。脫下髒衣服，洗澡後換上睡衣，屈起膝蓋在床上。我突然跳起來，電鈴巨響，穿透我的房門。鈴聲就像在我的耳朵裡敲鑼打鼓。

我緩慢地從床上起身，壓低任何摩擦的聲響，悄悄摀去房間的燈，耳朵附在門縫。

室友不可能弄丟鑰匙。我得備一把刀子在身上。大門再怎麼堅固，還是能從各種縫隙滲透進來。我想像咪咪守在門前，對著我的室友說明來意，而他們就這樣有說有笑地魚貫進門。

鈴聲又按了第二次，連續兩下，迴盪在房間裡。我想起床底下有把考古鏟，那是我考古實習之後，決定放棄這條路時作為紀念訂購的。它注定無法剷入泥土裡，體會挖掘到文物的高光時刻。電鈴被外力長押，開始不斷震動，我吸氣開門，將考古鏟刺向咪咪，就像是掘土時的觸感，初時堅硬而後濕軟。當我這樣想的時候，聽到小利的聲音。房間忽然鬆弛，明亮了起來。

我打開房門，跑向客廳，拉開鋁門的鎖，看到被鐵絲分成一格一格的小利，我不開心了，但是又有點高興他突然跑來。我一時解不開繁複的內鎖，手忙腳亂的，我也怕他生氣。他在寒風裡騎過兩個大橋過來，還被關在外面，可能也心情不太好。小利看起來很冷。門終於打開的時候，我擔心聞到不熟悉的味道，所以憋了氣。

他舉起拳頭，我往後退了三步，我問他要幹嘛。他也被我嚇到。他只是想摸摸我的頭。小利的氣沒有不見，只是我失去能夠聞到他味道的能力了。

小利想要抱我，但我洗過澡了，縮起脖子不讓他碰。他沒有像我以為的那樣，臉色下沈，怒意冒出來地罵我，而是平靜地看著我。我不打算問他代他接電話的女生是誰，也不在意她的香水或許淡淡地滲入了小利的外套上。

小利聽了咪咪的事，我罵他，但他不發一語，一次都沒有回嘴。

我不滿意地盯著他，然後打定主意。等他洗澡出來，熱氣蒸開全身毛孔的時候，我會告訴他，已經跟敏達約好，明天就要去看電影了。或者若無其事提到上次敏達找我看的一部純愛電影，到時候，小利的身體將散發出暴戾的氣息，表達強烈不滿。然後填滿我的房間。

晚上，我夢到小利從床底下翻出咪咪的鞋盒，將所有的紙條拆開丟在一旁，粗魯地掀開卡片後，將它們摺往錯誤的方向。等我發現時，小利得意地笑，接著就醒來了。

我將耳塞揉扁放進耳洞裡，嘴巴緊閉、手捏著鼻子。

躺下之後，閉上眼睛，感覺像是漂浮在一片黑暗裡。但是床墊傳來起伏的波動，於是我下床，摸索著臥倒在冰冷的地上。起身再拿了耳罩耳機，戴上遮光眼罩。

耳塞撐滿所有的孔隙之後，一切的躁動都隱去。非常安靜。躺在床右側的小利暫時消失。我事先將透氣膠帶貼在唇上，接著只要捏緊鼻腔。所有能感受的器官都關閉之後，世界彷彿不存在了。

實驗以前，我相信即使是這樣，還是能夠感覺到小利的氣息。然而，我只等到腦門發脹，食指與拇指自動鬆開，我扯掉膠布後，大口吸喘。

我在庫房裡，準備布展前最後一次文物檢視。

掂起陶片，看它底部的狀態時，起風了，我沒有動，只看著陶片從指間掉落到桌面，我彎身要搶，陶片已經落裂成兩片，碎屑也被氣流一起拂走了。我想過這一幕，以為會看到一縷煙雲，穿過指尖上騰，然後消散，不過一切都發生得如此紮實而不透明。事後，我沒有想像中的傷心，歉疚更少，畢竟不是我的緣故。

庫房門禁卡被學姊收走後，我每次進到庫房都需要同事陪同，並受到監督。寫報告書交代事發經過時，我試著提到庫房裡的氣流，但後來主動刪去了。

一日，小利與我走在綠色的人行道上，轉頭問我，租約到期後要不要一起住。忽有一陣大風襲來，不及反應，我的耳朵裡佈滿了烏雲。

鄭博元



臺中豐原人，少時在葫蘆墩、潭子、育才街遊蕩，後來在大安、北松山、辛亥路生活。喜歡還有三民書局和誠品書店時的豐原，還記得更久以前，諾貝爾書城隔壁的地下室裡有間金石堂。三民書局結束營業的那個夏天，好像也告別了年少時代。

得獎感言

我不是用心對待物的人，反倒有很強烈地擁有它們、聚集它們的欲望。我期望能感覺它們多一點，而不是只在分離時感傷。從前我不知道，有人會因眼前過多的物而焦慮，也許那是唯有寶愛物的人，才能體會的感受。

謝謝閱讀這篇小說的人。